

第六十二章 遊園驚夢（中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小雪初霽，宮中寒氣鬱積，這天威果然是難以抵擋的。但範閑坐在輪椅裏，十分暖和，身上穿的那件高領大氅擋風蔽雪，甚至有些熱了起來，對於皇帝的發問，他早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，也從來沒有指望家裏將範思韋偷運出京，會瞞住多少人去。

“前日剛收著信，已經在上京安定下來了。”

範閑有意無意地看了身後的小太監一眼，這時候皇帝正遊興大發地在前麵走著，所以沒有注意到身後兩人的眼神交流。

小太監就是那位洪竹，他看著範提司笑吟吟的眼神，不知怎的卻是心裏陡然一寒，生起絲害怕的情緒來。洪竹知道，這位提司大人是在警告自己，某些話是斷不能傳入他人耳中的。這位小太監最近一直跟在陛下身邊，深深了解伴君應持默然的態度，趕緊低下了頭，不敢與範閑的目光對視。

洪竹心裏也是想攀著範閑這座大山的，哪裏敢四處宣講對範家不利的事情。

“就這麼說出來了？”皇帝一麵往湖那麵走，一麵淡淡說道：“朕本以為，雖然很多事情是天下人心知肚明的事情，但有些表麵上的功夫總要做一做。”

範閑低著頭，轉了轉脖子，讓腮幫子與領子上的軟毛磨擦著：“陛下有問，臣不敢有半句虛言。”

皇帝忽然住了腳，小太監趕緊拉住範閑的輪椅，不敢與皇帝並排，範閑沒坐穩。眉頭皺了一皺。

“對著朕不說假話...對著天下人就敢明目張膽地撒謊？”皇帝回過頭來，似笑非笑的看著範閑，眼角的幾絲皺紋在稍吐笑意之外，更有一分質詢。

範閑抬起頭來。有些不禮貌地正視著皇帝地雙眼：“天下多愚民...臣隻是忠於陛下，又不是忠於那些百姓。”

“可是有人曾經說過...”皇帝的眼神忽然有些奇怪，“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”

“胡言亂語，不知道是誰這麼大的膽子。”範閑眉頭微皺，他當然知道誰會有這麼大的膽子，原創者是尾子，抄襲者是老媽。

“刑部如今還在通緝你地弟弟。”皇帝哈哈笑了兩聲，回過身繼續往前行走。說道：“你難道就不怕朕處罰你？”

洪竹推著輪椅跟了上去，範閑聽著輪子發出的吱吱聲，有些頭痛。搖頭說道：“陛下聖明，定能體諒臣的苦衷。”

“苦衷？”皇帝冷笑了一聲：“怕老二如今才會覺得自己有苦衷不能訴吧？”

“啊...臣有罪。”

範閑知道自己這時候應該要扮演出微微驚悚，就像是清宮戲裏那些與皇帝親近的臣子一樣，但他明明知道，把二皇子搞下馬。這本來就是皇帝自己的意思，自己隻不過是把刀而已。而且自己在皇帝心中，也不是一位簡單的臣子。終究那個關係在起作用。

所以他根本沒有一絲害怕，也沒有一絲緊張，以致於無論他再如何發揮演技，終究還是流於表麵，稍嫌浮誇些，臣有罪這三字拖的稍長，戲劇感太強烈了。

皇帝壓低聲音罵道：“便是做戲，也不知道認真些！”

範閑苦著臉應道：“臣知罪。”

反反覆去就是臣有罪，臣知罪這些無趣的話語。好在此時三人已經上了湖中那道木橋，暫時中止了談話。京都雖然已經頗為寒冷，但初雪天氣，湖水肯定沒有到結冰的淒涼程度，還在橋下綠油油，寒沁沁地蕩著。木橋雖然修的平

整牢固，但是輪椅壓在上麵，總是有些不穩地感覺，範閑雙手抓緊了輪椅的把手，雙眼盯著木橋間的那些縫隙，心想如果這時候身後地小太監忽然變成殺手，自己可就慘了。

前方亭中事先來打掃布置的太監宮女們遙遙一禮，便散去無蹤，不敢隨侍在旁。

皇帝坐在鋪了軟墊的石凳上，用目光示意範閑自取一杯熱茶飲著，自己卻用兩根手指拈了鬆子來慢慢剝著，小太監洪竹知趣地退在亭邊，一則望風，二則隨時備著亭內的主子們有什麼吩咐。

“怎麼樣了？”皇帝問道。

範閑似乎被杯中的茶水燙了一下，皺緊了眉頭，馬上應道：“陛下是指臣地傷勢，還是...”

“後者。”

範閑很直接地回應道：“已經準備動手，院令已經發了下去，這件事情沒有經過院裏，應該不會引起太多人注意。”

皇帝點點頭。

範閑繼續講解細節：“目前還在境內的貨應該全部能截下來，隻是...怕被北齊人知道了風聲，也從裏麵賺一大筆，畢竟崔家在北方也囤了不少貨...”這話裏他隱藏了很重要的信息，打死他也不會對皇帝說，這是他與北齊皇帝分贓地計劃。

“往北方的線路一共有三條，目前四處已經著手控制，內庫那方麵的院裏人手，由於和那麵的人在一起呆的太久，所以不怎麼放心，暫時沒用。”

他皺著眉頭，將言冰雲擬的計劃，詳盡無比地說出來，隻是還沒有說完，皇帝已經是揮了揮手，說道：“朕...不要細節，隻要結果。”

範閑略頓了頓後說道：“請陛下放心，最遲一年，應該能回複內庫大半的進項。”

皇帝冷漠地搖了搖頭：“內庫要回複當年盛況，是不可能的事情...朕想你也明白其中原因。”

範閑低下了頭。

皇帝問道：“朕來問你，為何你篤定朕會支持你對老二和長公主下手？”

“因為...朝廷需要銀子。”

半晌沉默之後，皇帝從鼻子裏嗯了一聲，說道：“朝廷要做事。要擴邊...就需要銀子，而雲睿這些年將內庫掏的太厲害，朕也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才會屬意你去接手這盤爛攤子。你沒有讓朕失望。首先是有這膽氣接手，其次是下手夠狠，不會因為對方地身份而有所忌憚...這是朕取你之處。”

“謝陛下賞識。”範閑隻能謝恩，因為語涉長公主，那畢竟是自己的丈母娘，自己當然不能妄加評論。

皇帝拈了一顆鬆子放唇，緩緩咀嚼著其中香味，亭外風停雪消，清靜之中略有寒意。

“葉重回滄州了。朕讓和親王做禁軍統領，聽說京中很有些議論。你聽見了什麼沒有？”皇帝似乎很隨意地問著。

範閑苦澀一笑，應道：“議論自然難免，畢竟似乎不合舊例。”

“你地意見？”

範閑悚然一驚。心想這等事情，怎麼輪得到自己來給意見，趕緊說道：“聖上謀遠心靜，臣豈敢妄自言語。”

“說吧，朕恕你無罪。”皇帝一直沒有看範閑那張清秀臉蛋兒。隻是將眼光投注到皇宮圓裏的經冬寒樹上。

範閑平靜了下來，他知道與皇帝說話是很困難的事情，韋小寶當年假九真一。終究還是被康熙捉住了辮子，而自己暗底下做的事情，偷進皇宮，與北齊地協議，與肖恩的對話...這些都瞞著麵前這位皇帝，如果事發，誰知道自己會有什麼樣的下場？

隻是麵前這位皇帝實在有些深不可測，如果範閑不是占據那個天然優勢，斷然是不敢與對方玩的。所謂優勢就是，自己知道對方與自己的真實關係，而對方並不知道自己知道這一點於是乎，範閑大可以扮臣子玩純忠，對方心中

對自己越歉疚，自己能得的好處就越大。

“大殿下不願在京中呆著。”範閑很直接地說道：“而且堂堂親王降秩使用，也是不合規矩，最關鍵的是，皇宮乃是慶國心膂，不得不慎。”

這話很直接，甚至有些過界了，但皇帝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，隻是冷冷說道：“不願意？世事不如意者，十之**，他不願留在京中，難道就舍得看著我這做父親的孤守京都？範閑，你這個說客實在是沒有什麼水平。”

範閑麵色一窘，知道大皇子去範府拜訪自己的事情，沒有瞞過皇帝。

“不要和老二鬧了，如果他安份下來。”皇帝閉著眼睛，將前段時間京都裏地事情結了個尾巴。

“是。”範閑點點頭，他要達到的目的都已經達到，還鬧什麼呢？

“這次懸空廟之事，你有大功。”皇帝忽然幽幽說道：“不過你身為監察院提司，居然讓刺客混入了京都，事發之前，二處一些風聲都沒有查到，這是你地失職，兩相抵銷，朕隻好賞你那些沒用的物事，你不要有怨懟之心。”

“臣不敢。”範閑認真回道：“本就是臣失職...至於受傷一事，也是臣學藝不精，才被那名白衣劍客所傷。”

皇帝忽然感興趣問道：“那劍客...一直沒查出來是誰，你與他交手過，能不能猜到些什麼？”

...

亭外忽然起了一陣寒風，範閑的後背一下子麻了起來，竟是一滴汗從頸子那裏流了下來，沿著內衣的裏子往下淌著。他不知道皇帝這一問的真實目的是什麼，但卻覺得自己如果一個不慎，就會前番盡輸。

白衣劍客是影子，不管陳萍萍是基於什麼原因做了這個局，在與自己通氣之前，當然不會把真相告訴皇帝。但如果皇帝隱約猜到此事，自己該怎麼回答？如果說自己不知道，會不會動搖自己好不容易在皇帝心中豎立起來的地位？

隻是一剎那的驚愕，範閑極好地掩飾了過去，驚疑道：“陛下不是說，那白衣劍客是四顧劍地弟弟？”

皇帝冷笑道：“當年東夷城爭城大亂，四顧劍劍下無情，將自己家裏人不知道殺了多少，傳說逃出去了一個兄弟...朕是用猜的。當日高樓之上，那煌日一劍，如果不是四顧劍的劍意，朕的眼睛怕是要瞎了。”

範閑心頭稍安。知道自己賭對了，微笑著說道：“可惜了，如果能握著實據...來年借此名義對東夷城出兵，臣這傷也算值得。”

這話搔中了皇帝地癢處，這皇帝最喜歡的就是這種無恥的搞法，笑道：“四顧劍被費介治好之後，就再也沒當過白癡，怎麼可能認這個帳？首先便是不承認在世上還有個弟弟活著，接著便是送上國書，對朕遇刺一事表示震驚與慰問。對刺客的窮凶極惡表示難以置信...”

中年人自顧自說著，卻發現沒有人響應自己難得地幽默，回過頭一看。發現範閑正很認真地看著自己，亭外那個小太監更是半佝著身子，不敢發聲。

看著这一幕，他地心底不禁歎了一口氣，想著這麼多年過去了。敢像她一樣沒上沒下與自己鬧騰的人...果然是再也沒有了。

皇帝心緒有些黯然，緩緩開口問道：“範閑...當日樓上，為何你先救青兒？”

範閑坐於輪椅中請罪。沉默許久之後才應道：“當時情形，若臣至陛下身邊，也隻擋得住前麵那一劍，顧不得身後那一刀...三殿下卻危險。”

“噢？”皇帝自嘲一笑道：“莫非朕的命還不如平兒的命值錢？”

範閑自苦一笑，再次請罪：“臣罪該萬死，當時情勢緊張，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。”

“待你衝到朕身前時...先機已失，難道你就不怕死？”

範閑想了一想後，終於說出了句大逆不道的話。他看著陛下沉靜雙眼，苦聲說道：“當時臣想著，拚著這條小命，如果能擋了那一劍，自然極好，如果擋不了...嘿嘿...能和陛下一同去另一個世界看看風景，這也算是極大的榮幸吧。”

皇帝微微一愣，旋即哈哈大笑了起來，笑聲震天而起，傳至亭外極遠處。皇宮裏圓子角落邊上候命的太監宮女們

聽著陛下難得的開心笑聲，不由麵麵相覷，不知道範提司今天講了什麼笑話，竟將聖上逗的如此開懷。

皇帝止了笑意，此時越看範閑眉宇間那抹熟悉神情，越是老懷安慰，放緩了聲音說道：“此去江南，你自己多注意些，不要什麼事情都衝在前麵...聽說你在北邊兒也是這麼鬧騰，堂堂大臣，也不知道惜身存命。”

範閑微感窘迫，知道陛下這話說地有道理，國之大臣，有幾個會像自己往日那樣慣出險鋒之舉？隻是自己骨子裏就喜歡單身獨行，說到底還是對別人都不怎麼信任不過，離江南之行還有幾個月，皇帝這臨別之諭似乎說的也太早些。

“陛下。”範閑想到一樁要緊事，有些不安說道：“先前在宜貴嬪那處說的...是頑笑話？”

皇帝將雙眼一瞪，冷冷說道：“君無戲言。”

範閑惶恐萬分：“臣年齒不高，德望不重，怎可為皇子師？”

皇帝笑了起來，望著他說道：“聽說...你在北齊上京時，那個小皇帝都很敬你...至於德望，連莊墨韓都讚許地人，為什麼作不得？北齊太傅也隻不過是莊墨韓的後輩...如果不是瞧著你年紀實在太小，朕便直接明宣你入宮講學，又有誰敢有二話講？”

“可是...”範閑有些後悔自己虛榮心盛惹出來的赫赫文名，苦惱應道：“可是臣明春便要往江南一行，誤了三皇子學業不好。”

皇帝一揮手：“帶著平兒去，朕已經與太後說好了。”

範閑張大了嘴，半天沒有說出話來。

...

“好好做。”皇帝麵色平靜說道：“江南事罷，在京中再放兩年，朕讓你入中書門下。”

他盯著範閑的眼睛，語氣柔和說道：“朕，是看重你的。”

範閑略一沉默後，毫不矯情地點了點頭，知道談話已畢，便準備請辭回家。不料...皇帝又揮揮手，淡淡說道：“今日立冬，宮中有宴。你就在宮中用飯...朕已讓人去你家接婉兒。”

範閑心中又是一驚，不知道這代表著什麼，還是什麼都說明不了。

“太後想見見你。”皇帝說道，又咳了兩聲掩飾道：“老人家想見見婉兒地夫君究竟生的是什麼模樣。”

皇帝坐著禦輦離開了。亭中清靜下來，隻剩下範閑與那名今日專門負責推輪椅的小太監。

範閑注視著皇帝離開地方向，眼中一抹冷淡自嘲一閃即逝，今日受召入宮，雖然事發突然，但他依然有些小小的期望，或許那個中年男人會讓自己去看看那幅畫？或許那位中年男人會對自己說些什麼？

沒料到最後依然是這種仁君忠臣的奏對。他的心裏有些隱隱失望。帝王家本是無情地，這點他當然清楚，而他也從來沒有將那位中年男人當作自己地父親看待...所謂失望，其實隻是为那個叫做葉輕眉的女子失望。

看著皇帝對待自己的態度。就知道他是位薄情之人，至少...對於母親，並沒有應該的感恩之心與足夠的懷念。換句話說。就算皇帝如今對自己已經是無比信任，就算他已經將自己當作了最親近地臣子，但依然隻是臣子而已。

如果自己真的有一天揭**份，不再是一位護駕有功的“忠臣”，而涉及到那把椅子的歸屬...範閑心裏冷笑著。對於當皇帝，他沒有一絲興趣，當監察院提司。卻是他所小養就的興趣所在。但是當不當是自己地問題，中年男人讓不讓自己站在排列的序列裏麵，這就是道德問題了。

操！...老子不稀得說你！

...

罵皇帝娘發泄完畢，範閑深吸了一口氣，知道自己這鬱悶也確實沒道理。因為寧才人是東夷女俘的緣故，大皇子就被許多人從心裏自動剝奪了繼位地權利，更何況自己這樣一個見不得天日的角色，再說母親當年的離奇辭世，一定還有些尾巴沒弄幹淨。才讓皇帝遲至今日也不敢與自己相認。

讓範閑有些莫明的是：明明自己從猜到自己身份那天開始，就斷了這個念頭，為什麼今天卻忽然這麼計較起來？

嗒嗒一聲輕響，是一滴雪水從亭簷上滴落了下來，柔柔地擊打在石階上。聲音將範閑驚醒，他舉目望著亭外的初冬景致，歎了口氣，心想，也許正是這宮裏地環境太過壓抑，才會讓自己去想那些本不必想的無聊事吧。

“提司...大人...晚膳還有些時候，陛下交待過，您可以隨意逛...逛。”小太監洪竹低眉順眼說著，話語裏卻打著哆嗦。

能在後宮裏隨意逛逛？自己不是在梅圓養傷，還是少犯些忌諱為好。範閑搖了搖頭：“就在這亭子裏看看。”他注意到小太監的聲音，眯起了雙眼，像兩把小刀子一樣在小太監身上掃了一遍，這目光讓小太監有些緊張。

“冷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流汗了？”

.....是。”

範閑唇角微翹，笑了笑：“不要害怕，陛下既然放心讓你在這裏聽，自然是信任你。”

說地也是，今日亭中皇帝與範閑的談話，看似家常，裏麵隱著的信息卻十分“豐富”。洪竹今天第一次知道，監察院與二皇子的爭鬥，內庫的事情，原來竟是皇帝默許，範提司聰慧無比，暗合聖心之舉！而似乎範提司馬上又要有什麼大動作了。

這些事情如果傳出宮去，隻怕會引起軒然大波。

“奴才不怕。”洪竹很可憐地應道。

範閑看著小太監那張坑坑窪窪的臉，忽然好奇問道：“太監也長青春痘？”

“青春痘？”洪竹微微一怔，旋即明白是什麼意思，有些惱火應道：“冬的也不清楚。”

亭外一片安靜，遠處隱有宮女走動，四周寒湖凜然，湖上有風徐來，入亭繞於身旁，略平心中燥意，範閑笑了起來：“你...就是洪竹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